
時代漫畫
五月號
卅八期
長篇漫畫與小說專號
驗屍記
記實漫畫
（故事詳後）
張仃作

記實漫畫

驗屍記（封面說明）

張仃 作

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人全閒散得很；跟着太陽出來，總得找個消遣，不虛度光陰；消遣的法子往往是最多的——譬如到玄武湖去看驗尸。

自然大熱天跑到那地方去參觀驗尸——如果有人請看『茶花女影片』，那才犯不着呢。

有三個官，一字排站着；尸體浮在湖中心，幾個警察與壯士搖了三隻小船去，用麻繩環縛了死人的腰，晃晃蕩蕩的站着小船上岸，尸體拖在水內。拖到岸上，拖正了身體，掀開嘴巴，脫去衣裳，看看有沒有傷，很輕捷的一脚踢翻轉來，看看後腦袋與背上有沒有傷，死人不會反抗，可算一種美德。而且順便啃一嘴泥巴，太陽晒得使官拶上手帕了。一個長女人抱的小孩子突然大哭，——死人除投湖外，還吞了半瓶『來沙兒』，面皮青一塊，紫一塊，嘴唇伸爛了，居然因此駭哭了孩子；那女人抱了孩子輕身便走，『爲什麼死得這樣難看呢？』所有的人全憤憤然，一個小夥子並且狠狠的吐一口痰沫。

一個官在那裏看遺書了，『爲憂國而死』，——聽的人都笑起來，完全是可笑的事。

『福根，站開點，天熱，有氣味。』福根站開了二尺遠。大家全站開約二尺，偏偏死在大熱天，看的人全出了汗，簡直不合算。有人回去吃午飯了，提着每個空虛的肚子，都搖搖擺擺的打一個呵欠走去。

一部份人不高興跑回去，僱一支船，與年青的船孃開開玩笑，水面上開了星星的黃花，蕙風和暢，忽然天眞的唱起桃花江來。

一部份仍然在批評死人，這樣大的年紀，不爲戀愛，不爲經濟問題，竟然自殺，簡直豈有此理。（按：死者曾做過前任貴州羅福縣縣長，是稍有來歷的）。

三個『官』和幾個警察縐了眉，尸體硬貼泥巴，——五月的天氣是熱辣辣的了。

時代漫畫 第三十八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三四〇七號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二分

編輯兼發行者 魯少飛

總經售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二角	一元三角
	國外	三元四角	二元

寄費國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霞飛路二四〇號 電話八〇七八一

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二四〇號 電話八〇七八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ODERN PUBLIC ATIONS. LTD.
40, Avenue Joffre, Shanghai.

時代　漫畫

『救災不忘收稅』

這也是若干地方政治上的格言，樂至縣這時正收廿四年度中「六十七」「六十八」兩年的欠糧。

摘自民國廿六年五月十八日大公報載長江先生所作川災勘察記中之一句

前奏曲

■ 今年『五月之鮮花』為：(一)汕頭事件與青島事件所引起之中日外交又趨緊張，(二)蜀、黔、陝、豫、甘、青、寧等省內之旱災嚴重。前者足以促起國民自覺，勿隳惰性；而後者也可讓人天良激發，有益于今後世道人心不淺也。(史實)

■ 陝建廳第二科長張介丞前督修鳳隴公路及漢白公路，兩次舞弊合計約在百萬元左右，為陝省空前未有之大舞弊案，「時漫」烏可不誌。(子民)

■ 五月九日□□，南通□山□教的□□堂，舉行□□典禮，到男女□□數千人，情況□□熱烈，上□教友組織朝聖團，乘□□公司專輪，□□朝覲聖母，教民領袖陸□□，亦來□參加，於□□長到達，舉行□□彌撒，同時以五九國恥□□日，作大□□洗雪國恥的祈禱，情況□□熱烈。□國以該□洗雪國恥祈禱，□□有礙邦交，已向中國□□提出最□□的抗議，□□已豫備據理□□。(□□記者)

■ 自五月十二日晨黎明起，許多有錢的闊老個個都面露愁容。考其緣因，並非為國勢日益艱險而憂慮；但據他們的 Second Father (即下等華人之所謂二爺也者)稱：『因為報上載着孫公傳芳在朝鮮及正金兩銀行的存款七百卅餘萬被日人沒收，而想到自己的存款，不禁中心起了一個大疙瘩』故耳！(謨子)

■ 某小學教員在課堂裏問：『中國何以近年人口減少了？』一個學生答道：『因為中國人組織許多觀光團到日本去觀善去了。』一個說：『觀光團是要回來的，不能算為人口減少，人口減少的最大緣因是中國的浮屍太多』。(履箴)

■ 學良少帥仍在奉化養晦，除打哥兒呼球外，又聘『前清探花』(這頭銜務請手民先生排三十二號的大宋體字，以示尊敬。)吳南之為國學講師。因此有杞憂者恐怕他學成以後，國學謭陋的小百姓更難懂得他的調調兒了。(淡流)

■ 各地的歌詠團，若用文雅確切的句子來形容，就像『青草池塘處處蛙』一樣；不過他們所唱的歌曲與『伊索寓言』無異，僅僅是奴隸的哀音而已。照查禁『賽金花』一劇的原則說起來，也是祇為瓦全而非玉碎的藝術，也當禁絕。(老癡)

■ 英皇加冕瘋狂了上海人，据不大健忘的人說：十年前國民革命軍到上海的時候，並不及此次千分之一的熱鬧，更無流氓數十追逐婦女調笑，以示慶祝。可見中英邦交非常為租界上高下等華人所擁護，阿彌陀佛！(柳園)

■ 乞丐是社會的害虫，不能算為『人』，『它』就像臭虫一樣，人人得而誅之。身為乞丐者又復奪取人們的補品，如白面紅丸等來喫，其罪萬死不足惜！

所以天津海河之浮屍，照該市新聞檢查所通知各報那樣，應稱為『毒丐之屍』●如此，則邦交可以敦睦，國格可以尊重，言論也可以保障，管他什麼毒丐的性命。好極，好極！(小令)

■ 五月一日上海大雨又無意外事，天時人事都幫忙，國豈有不強之理！不過五月九日那天有二千多青年高唱『五月的鮮花』，可惜詳細情形，因我所最愛看的立報編輯諸公不當心，開下兩扇大『天窗』，祇好請讀者猜謎了。(小村)

各取所需

艾中信作

■ 意國兵士二百名，因不欲做法西主義在西班牙的殺人機器，全被槍決。幸好法西黨徒多得如雲雨，弄死這點算什麼！據先知伊里亞說：『明年今日意國還要槍決法西黨徒二百萬名呢！』(易流)

■ 大公報載川災勘察記中一節有云：『樂至縣以後的田，完全龜裂了，作圖案畫的人，大可以把牠自然成功的各種不同形狀，細加參考……』(之佛)

■ 一羣記者要到貴州郝官鄉下去調查災情，但保長不願意領他們去，說是那邊地方太髒了。這種怪不好意思的自謙，不能不算是一件美德。後來記者們終于看到那地方上的狗，連看見陌生人來，也不狂狂地叫了。(咪咪)

■ 立報載川災通訊一則：北川縣當局捉了五個匪，在判處死刑時，一匪很堅決地說：『槍斃，很好。但死後請你們把肚子給我們破開看看，我們纔甘心。』後來果真把這說話的匪肚破開，這纔發覺裏面全塞的是乾穀草和泥土。(茅聞)

■ 南京電：玄武湖住戶失火，該地消防隊因班長外出水龍無法取出，多延燒廿分鐘，始經城內消防隊趕到救息。某報稱謂非此竟無以見班長偉大！(王龍)

■ 九八老人馬相伯先生壽辰，其孫女小姐請來賓賞用壽糕，謂『謝謝諸位惠臨，現在請吃壽糕，但有一條件，就是諸位九十八歲大慶時，老人給諸位祝壽，也得喫壽糕。』此事假使給號稱『世界最富者』之美煤油大王洛基斐勒聞之，至少對於他僅九十有七之壽命，比諸『世界上最多長壽者』會不自知足了。(小丁)

故事小說

有志竟成

諸濤山

這故事僅僅是一篇平舖直敘的實話，毫無驚人的結構，人物與背景也是大家從前所習見聞的，更無滑稽的穿插。不過其事實是絕對富於興趣的和不可思議的，否則造什麼謠言，寫什麼故事呢？

* * * *

話說，C省有個山城名S縣，風景秀麗，闊老倍出，就像風水很好的墳墓一樣，已被大家默認，這是一個『人傑地靈』的場所。其實在這兒也有住不起彫欄畫閣的，廟宇式的洋房，卻棲身於類似豬棚狗洞的人家，不消說也有饑窮和貧病交迫的，揹着人皮的畜牲。上帝一手把這些人物創造出來，安插在這S城裏，是要和富有者者顯貴者們互相比較，很苦心的地為特權階級做強力的廣告。在這座山城的城脚下，便有這樣地一戶窮不聊生的人家。雖則這戶人家過的是與豬，狗，牛，馬無異的生活，但他們畢竟是人，所以人們每一走過這兒，還是指着那破爛的矮屋說：

『這就是張阿貓的屋裏。』

大丈夫四妾三妻圖　王敦慶作

張阿貓是個年高德劭，窮甲一鄉，以拾狗糞為業的正當商人。可惜他資本短少，又不會鑽營，始終沒有正式地加入S城的商會做會員。自從他那老邁龍鍾的原配夫人被十餘匹北洋軍閥的丘八狗輪姦而登了極樂天堂以後，祇有自己的公郎張長富隨同在身邊過活。

這張長富也和一般的公子哥兒一樣，對於現代教育有點疑惑，鄙視和放棄，索性完全不接受現代教育。可是他卻好吃懶做，少有大志；孤陋寡聞，儀表非凡。因此他也顧念到創業不易，馬馬虎虎地跟着自己的令尊大人到處拾狗糞，做一個本位文化的實行家。

在一個天朗清氣惠風和暢的午後，他們父子二人走到文廟的泮水邊去拾狗糞，忽然張阿貓那個一向被環境逼得消痰化氣，被貧賤壓得啞口無言的老頭兒，開口說道：

『這半個月裏面，你懶得連一簍狗糞都沒有收滿，將來我一落氣，我的家當也不够你玩個三年五載，看你怎樣下場！宣統元年你媽生你出來的時候，我想到張家有後人給祖宗掙面子了，眞是快活；所以給你取個名字叫長富。現在是十七個年頭了，你倒長得像一匹大懶豬一樣，我曉得我們張家長窮的日子就要到了。』

『爹，不要多說吧！我將來發了財，要把媽的墳造得像光緒皇帝的金鑾寶殿一樣，給你蓋一座像城皇廟的洋房，裏面還要買些古董，你吃飽了飯就可以玩，還要修一個佛堂，你把古董玩膩了，就可以修來世。』

當天張長富發下宏願以後，就努力地拾了半簍狗糞，阿貓當晚也很高興，就在城門口同豐泰買得二百錢的黃湯，一面很風雅地欣賞所搜集的狗糞，一面喀都喀都地喝酒。明天清晨，這老頭兒從夢中一醒來，就發現兒子失踪了。

* * * *

十年的歲月已忽忽地逝去，阿貓也拖不動自已的一付老而且賤的骨頭出去拾狗糞，正在『家』中坐以待斃的時候，長富卻像一尊財神菩薩似的衣錦還鄉了。

在他榮歸故鄉的三個月之內，S城的名人紳士之流手忙足亂地為他找風水先生，圈地，招標，總算把『張氏墓園』和『滄父別墅』建設完竣。隨着，有鬈頭髮，高跟鞋，大乳房，和肥臀的張長富——不，張滄父夫人也飄飄如仙地降臨到了S城裏。其後F市的『有聲旅行團』等也接踵地不遠Miles而來觀光。車水馬龍，所來的闊人都是張長富——不，張公滄父的賓朋。機關法團，若無滄父委員，則成何體統！訃文刋物，倘少滄父題辭，那還了得？一貧如洗，拾狗糞的張長富，大家都曉得，是目不識丁的。到如今他一變而為家財萬貫的張滄父以後，卻是個非常風雅，以至於萬能的人。這一點，祇能引用『錢能通神』這句話來解答。

* * * *

若把張公滄父致富之道，約略地加以述說，讀者諸君倒也省得去看海上名人潘文安先生所著的『青年修養指導』了。



首都公共汽車定規：笨重物件，不准上車。

朱吾石作

沒有資本做買賣而却想發橫財的中國人，在從前祗有喫糧當兵，算是唯一的捷徑，其後倘有姊妹，則莫如做裙帶官，若沒有，則最好拜殷公汝耕爲師，都可以升官發財。張長富自別家離井以後，一直就跑到F省去開始做安內攘外的職業。在起初的三年之內，他戰必身先袍澤，趁着世亂撈，刮，搶，刼，而且又能愛民如敵，一見就殺，所以他的功勞實在不小。終於他被擢拔而是個堂堂的混成旅長老爺矣。中國之大，能做旅長者，有幾人焉？在臺灣銀行裏有成千累萬的存款者，又有幾人焉？所以長富旅長總算沒有丟祖宗的面子，幸虧阿貓言而不中！

湊巧他上面的師長，因殺人太多，偶一不愼而被別人殺了；於是長富便奉命代理師長，並調往後方的H市去修養和整理部隊。我們的功很高而又勞苦的青年將軍，到得H市來備受歡迎，擁護，如若不信，當時滿街滿市的牌坊標語，就是鐵證。接一連二地他又做了『H市省立中學』的校長，『民寃骨科醫院』的院長 和『信乎法律團』的團長。有些公民信仰他的威權，就像膺服太上老君的法力一樣。

在亡國教育的環境之下，開學校就等於販賣鴉片的土行，校長若能兼任教員，則收入更豐，這是實事。將軍自任校長以後，便把長富那個俗不可賴的名字，改爲滄父，以示胸有點墨，並兼任西洋史教員。學生所用的教科書是美國 H. Van Loon 的『人類的故事』，滄父先師第一次上課，對於那些嘰哩咕嚕的夷人的名稱，朝代，事業等，就弄不清楚，便堅决地主張要保存國粹，講中國故事，也不需要教本。他在一學年中，所講的『諸葛亮草船借箭』，『孟江女尋夫』，『曹操逼宮』，『女媧補天』等，都經該校的高材生筆錄出來，登載在壁報上的幽默欄裏。滄是他在教育界裏便成中國實驗敎育的鼻祖。在上海很有幾處書場的藝員，據說都是他的高脚弟子。

滄父將軍官運非常亨通，不多時又因其能誅滅革命黨，居然一身又兼一省之長。從此爲人民謀幸福的機會

和平解決　王城棣寄自北平

(一)外來的客人，(二)掃榻以招待，(三)翻手給記巴掌，(四)引起了交涉，(五)不幸又演起武　(六)相互歉讓了事！

更多。譬如，他親自到民寃骨科醫院去爲一個患骨癆的人開刀，就是一件值得頌揚的事情。初起該院的主任醫師非常反對省長，却說『我殺人都會，難道開刀不行！』他也就鴉雀無聲地緘默下去了。自開刀以後，每天H市的新聞都載着滄父省長的手術神妙，病人的經過良好。最後纔登載着『病人自不小心』，日前已一命嗚呼的特寫。可是到如今在『滄父別墅』裏面還掛着『摩登華陀』的扁額，也足見滄父省長在醫藥界的成功。

他以『信乎法律團』的名義，到處保障民權打些官司無不勝利，則更是有口皆碑的事實。其成功的基礎，就是法官都是他委派的，而且他說的話就是法律。當年中國的司法制度幸虧有滄父省長出來監督，不然還要一場糊塗。

* * * *

當滄父翁榮任省長，揚名顯親地回到S城的時候，有個善相天下士的人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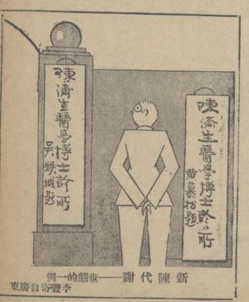
『張省長的祖墳埋得環山面水，這是一穴好得無從再好的「抱娘龍脈」。不過這種脈氣，有陰克陽之勢，將來阿貓老太爺百年以後，若不與阿貓太夫人合葬於此，以保風水，則省長大人包可發到七千萬萬的家財』。

雖說中國的地大，物博，人多，做官人要發財是易如反掌的，更何况張省長的命裏有的時終須有。不過他到底要想早點發財，早點解甲歸田。所以他自從聽得術士之言以後，却百思不得一個弄得七千萬萬的方法。

有天他忽然命機要秘書到臺灣銀行提款五百萬，華北銀行二百五十萬，匯豐銀行七百萬。並派大批專員携款到巴黎，倫敦，紐約等大都會儘量地去買跑馬票，到維也納，蒙梯卡羅去狂賭，並到日本去購大批的『愛國航空獎劵。』自己也在中國包銷半數以上的有獎儲蓄和獎劵等。

那曉得三月以後，善造謠言的中國人，又說某國再要來佔領H省，政府又要撤換省長，而且駐外的專員更無一人將發財的消息傳來。銀子錢和法幣到底是性命交關的東西，市面銀根一緊就急得滄父省長壽終正寢了。

他的屍骨未寒而剛入鬼門關一晝夜的時候，國內外像雪片似的有線和無線電報電話等所傳來的，都是證明他獨贏獨中獨自一人發財的消息。好在死人也要的是錢，他總算個有志竟成的模範人物。



新陳代謝——世態的一例
李豐寄自廣東

萬象更新



新字解

龍叔作



新哀告

許若明作



新語林

宣文傑作

(一)新聞記者遇見闊人於途上，便想向他那裏探訪些新聞出來。

(二)可是闊人連口也不願開，祇是「呸」的一聲想把他們嚇走。

(三)嚇不退他們，心裏未免着急，便找兵來替他答覆：『誰叫你們來侵犯自由，還要搗亂秩序，破壞安寧…去！去！別不講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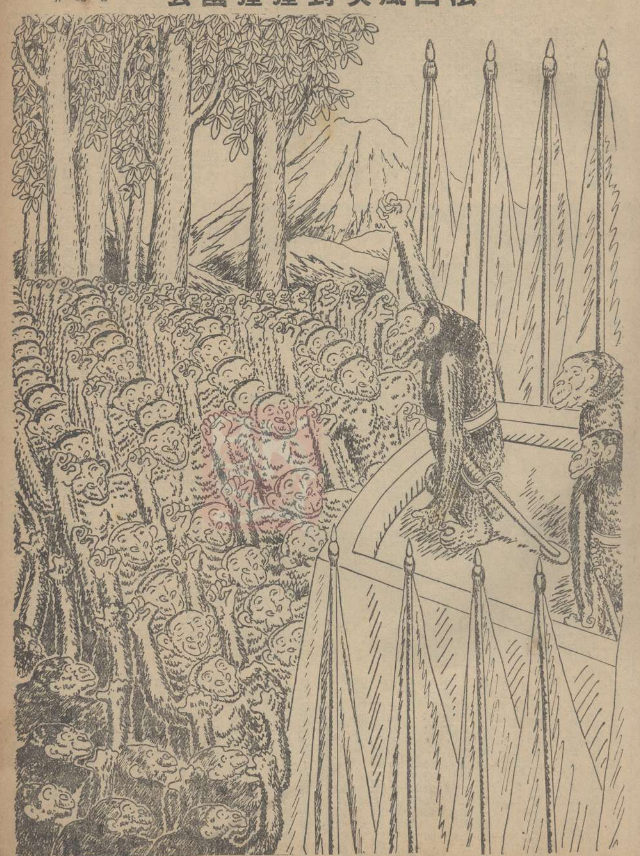


新四維——可惜淪恥

黎任于作

法西風吹到猩猩國去

老紀作



（按：猩猩國裏的習尚，是善於模倣而缺乏創造性，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目下及不久的將來，牠們又要來一套最時髦的新把戲，表演得十二分的緊張，自以為可比法西斯蒂的祖宗還無遜色！）

史料小說

白菜

王任

受了旱災的秋郊，比往年荒涼得更早。就是那些發育不良的秫稭，也早已離了曠野，運到村裏堆成柴垜，或已經作了燃料。連那晚熟的帶紫葉的白薯，吐露着白絮的棉花，和那紅莖綠葉銀白花的蕎麥，也早已看不見了。能够見到的便是那隨風擺動的枯草，和凋零了的樹木；偶而有一兩棵松柏，但也由鮮綠變得蒼老了。這些只是增加了曠野凄涼，並不防礙人的視線，所以幾里外的人物，房舍，都可以看得很眞切。

在石谷村的村邊，還有些鮮美的東西，點綴着這沉寂灰色的大地，這就是本村石大皂的一畝白菜，好幾千棵白菜橫豎成行的擺列得很整齊，每一棵的大小全差不多，遠遠的看着好像一個帶花的綠絨氈。每棵都是下面托着玉白的梆兒，上面襯着油綠的葉兒，那種鮮艷光亮是人造的翡翠花所不能比的；那嫩黃捲心的美麗，也是別的植物所沒有的。

這大塊的白菜，大皂的確下的工夫不少，也是因秋收不好的緣故；在人家全起了白菜的時候，他還是一次次的澆水，想使它多增些分量；並且還可以等好行市，多賣幾個錢。

在田裏工作完了，一路上大皂口裏喃喃的念叨着：『三裏三，一三三，三千棵菜。每棵打四斤，三四一萬二。』沉了一會兒，又計算着：『塊錢一百二，怎麼也可以賣他百拾來塊錢。』算完了，就很滿足的嘘一口氣，接着又計算錢的分配：地租，還賬……除了一切開銷，還剩二三十塊錢，一家四口足可以支持到明年麥季。又計劃着將來有多少白菜出賣，多少入窖。

他只是低着頭一邊走一邊念叨，他兒子小根跟着只是擺弄他的蟈蟈。忽然從後面傳來了熟習的聲音，『大皂，又澆你的白菜去來啊？』大皂一聽便知道是販柴的石老五，才從城裏回來。所以他並不回頭的說：『五叔嗎？剛從城裏回來了？』

『今年的白菜，咱們村裏要算你的拔了頭了。』

大皂一聽說到他的白菜，就高興起來，『秋麥事旱澇不收，你說再沒有這點菜，大小四口可吃什麼。——不過我今年在這上面眞下了大工夫了。』

『按說這兩天行市不壞，該弄點賣了！』

『好在秋裏收打的還够這會兒吃，反正每年白菜行市都後起，我澆了這一水，叫他長點分量，過兩天就弄了，老在地裏我也是不放心。』

『你眞打算得清楚！我看還就是你行；你看這一般年輕的，一個個全是好吃懶作的。這年頭，唉！怎麼得了啊！我們年輕的時候，眞沒這樣的，個個能幹，我給你說幾個，像……』

大皂知道他又開了老故事的話匣子，這是年輕的人們全聽煩了的，所以便把他的話打斷：『五叔，這兩天劈柴賣得怎麼樣？』

『湊乎！這兩天升火的還少，再過兩天就成啦。』

『聽說米麵長錢啦？』

『可不是嗎！長的還不少哩！你看我買二十斤雜合麵就比前貴七八吊。』

大皂回頭看了看他筐裏的麵袋，就緊問他：『那怎麼回事兒呢？別的東西怎麼樣？』

『怎麼回事兒，咱可說不清；大概是因年頭不濟吧！別的東西當然也跟着長，菜長的還不少呢！』

『長多少？』大皂聽菜到也長價，心裏才安靜些。

『大概一塊錢一百零五斤。』

三個人不一會兒走近村邊，只許多人站在一個高牆下仰着頭看牆上的告示；大皂不識字，和石老五告了別，就同小根家去了。

放下東西進屋時，他老婆正忙着作飯，姑娘在幫竈燒火。他一進門，他老婆就問他：

『你聽見說來沒有？』

『什麼事兒？』他有些不在意的反問她。

『下午要過「鬼子兵」了。』

大皂的態度依然是很鎭靜，『那怕什麼？人家富的還不逃不跑的呢，咱有

問：這些難道也來講「親善」的？
答：別多說，留心給上面聽到了，大家麻煩。

老黃作

什麼可怕的呀！』

『可是呀，剛才我聽見人們說，說鬼子們去演操，不是打仗去；官家已出了告示，叫人們別害怕。』

『還是呀，那更沒可怕的了。』

就在這天下午，石谷村裏就聽到從東北上傳來的軍號聲。於是各家老老少少，男的女的便全出來看熱鬧。沒等軍隊來，中國警察已佈了崗，街上的看衆們早也擁擠得滿滿的，這眞是石谷村空前未有的熱鬧。

不多會兒，就看到遠遠的一陣塵煙飛起，和那蠕動着的長蛇似的隊伍。一刻鐘以後，『鬼子軍』就出現於石谷村了。中國警察在前領着，後面就是『鬼子軍』的馬隊，步隊，坦克車隊，鐵甲車隊，炮隊。一隊隊的趾高氣揚的過着，農民們伸着脖子默默地看着。當沒隊伍過的時候，大家便低聲的議論議論：有的是誇耀『鬼子軍』的整齊，大洋馬的肥胖高大，大炮和坦克車的奇特。但有的說：

『不就是他媽的這樣的××兵嗎？我就不信中國會打不了這些狗肏的。』

『我只說××兵是什麼了不得的天兵天將呢，也就是他媽這樣吧。』

『我要上了前線，怎麼也得弄死他三五個子。』

『我手裏要有炸彈，這會兒我就想先炸死幾個王八蛋。』

『……………』

『……………』

大皂雖然也在裏面，卻沒有說什麼；別人同他說，他也只是點點頭。

一隊，兩隊，三隊……過了一下午也沒過完，終於有二百多『鬼子軍』住在石谷村了，一部分是打帳蓬，一部分是住民房。當然大皂那三間矮小的草房，也不會被佔的。因為各營房有『鬼子軍』和中國警察把守着，大家又怕生事，人們也不再去看熱鬧了。

夜間的石谷村，雖然各家仍是早關門，早睡覺。但卻和往常不同；不時聽到軍號聲，馬聲，街上有來往的談話聲，和燈籠晃照的明亮；還有這些引起來的狗的吠聲，直到十點鐘以後，全村才同平日一樣的靜寂下去。

大皂一家人剛要預備睡覺，忽然從窗戶裏看到有一個燈明向他家走來；院裏的狗也叫起來了，大皂就忙叫他老婆把燈吹滅。和她閃在旁邊看那燈明的動向。燈光越來越近，大皂同老婆越是害怕，狗也越叫得厲害。燈光簡直走近籬笆牆站住了，朦朦的還看見有四個人，大皂和他老婆嚇的只打戰，誰也不敢說話；那隻狗卻提高了聲音，連聲的狂吠——這不但不能使他們壯膽，反倒更加害怕。

『石大皂！石大皂！』這樣喊了四五聲，大皂才聽出是同村當警察的石良文喊他。但他仍打戰的問：『誰呀？』

『我，我們。』

大皂又判斷了一下，才安靜了些，但仍有些害怕，慢慢的開了房門，嚇退了狗，躡躡的走近籬笆問是什麼事兒。

『給他們買白菜，你有嗎？』石良文問着。

『沒有，我那白菜一點也沒割哪！』大皂抱歉的說。外邊幾個人都嘰了幾句，石良文才又問他：『你有蘿蔔嗎？』

『蘿蔔倒還有個六七十斤。』

『那好啦，你開開門。』大皂把門開開，隨着石良文進來的，有一個穿長衫的中國人，和兩個帶着槍，挎着刀的『鬼子兵』。狗又咬上來了，大皂踢了它一腳，狗才跑開，又喊老婆把燈點上。

走到屋裏，大皂把蘿蔔給他們看；那穿長衫的中國人和『鬼子兵』了兩句洋話，大皂雖然不懂，看那樣他們還滿意。隨着那穿長衫的用脚踢了蘿蔔筐一下，問他，『怎麼賣呀？』

大皂因為也是作常生意的，於是說：『那還不好說嗎？你先生看着給吧！』

『得啦，也按五分錢一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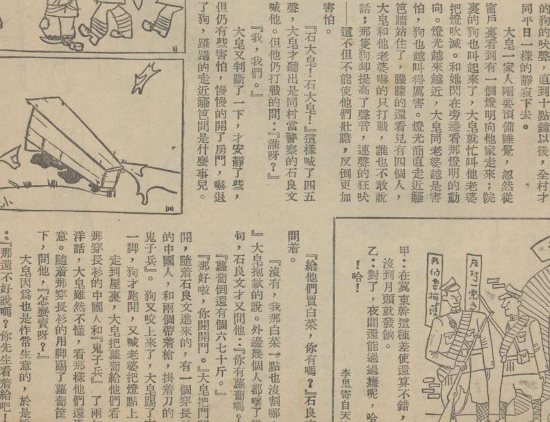
甲：在冀東幹這種差使還算不錯，沒到月頭就發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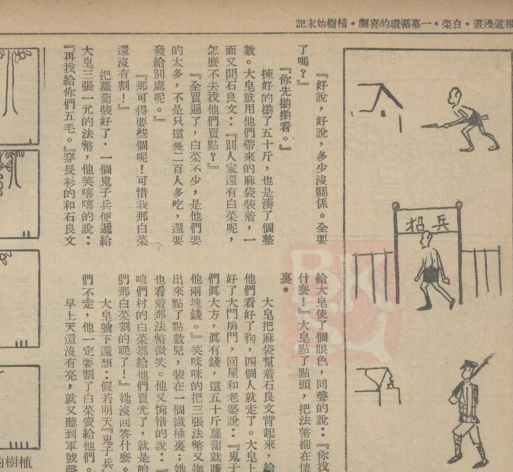
乙：對了，夜間還能過過癮呢，哈！哈！

李里寄自天津

嫌疑犯

柳小沫寄自天津





一幕循環的喜劇

(一)匪熾
(二)招兵
(三)匪化爲兵
(四)裁兵
(五)還我面目

江郎寄自杭州

植樹始末記

湯影湖作

『好說，好說，多少沒關係。全要了嗎？』

『你先掂掂看。』

揀好的掂了五十斤，也是湊了個整數。大皂就用他們帶來的麻袋裝着，一面又問石良文：『別人家還有白菜呢，怎麼不去找他們買點？』

『全買遍了，白菜不少，是他們要的太多，不是只這裏二百人多吃，還要發給別處呢。』

『那可得要些個呢！可惜我那白菜還沒有割！』

把蘿蔔裝好了，一個鬼子兵便遞給大皂三張一元的法幣，他笑嘻嘻的說：『再找給你們五毛。』穿長衫的和石良文給大皂使了個眼色，同聲的說：『你找什麼！』大皂點了點頭，把法幣揣在懷裏。

大皂把麻袋幫着石良文背起來，給他們看好了狗，四個人就走了。大皂上好了大門房門，回屋和老婆說：『鬼子們眞大方，眞有錢，這五十斤蘿蔔就賺他兩塊錢。』笑咪咪的把三張法幣又掏出來點了點數兒，裝在一個鐵桶裏；她也看着那法幣微笑。他又惋惜的說：『咱們村的白菜都給他們買光了，就是咱們那白菜割的晚了！』她沒回答什麼。

大皂躺下還想：假若明天『鬼子兵』們不走，他一定要割了白菜賣給他們。

早上天還沒有亮，就又聽到軍號聲，馬叫。直到農民們起來的時候，石谷村已一個『鬼子兵』也不見了。村裏又變成同往日一樣的寂寞，農民們仍各幹各的事。

大皂聽到『鬼子兵』走了，當然是有些失望，不過並不懊喪。可是起來不多久，就有菜經紀來找他。一進門就笑着同大皂說：

『大皂你這小子可闖對了，白菜該白了吧！這一帶的白菜全給『鬼子們』買了。』

『還有人要菜嗎？』

『只怕你的菜少，有多少賣了啊！』

兩個人就議論起價錢來，經紀給他一塊錢一百斤　大皂要他一塊錢八十斤。結果是採取了折衷辦法，是一塊錢九十斤，大皂還是只答應他賣三分之一。

經紀臨走的時候告訴他：『吃了飯你給人家割去，後半天人家還來取呢』

『我這就去！』

『那也好，白菜好在是我見過的，也不用再來看了，就在地裏過秤裝車。』大皂自然也全答應了。

大皂就叫小根拿了筐子，小鏝，鐮刀；抽着煙便上菜園裏去了。

那塊白菜在遠處看去，已不是像一個絨絨氈似的那麼美麗完整了。大皂和小根只是快走，卻沒留意。走近了地邊上，他們才發覺白菜是變了樣子，才慌張的向菜畦裏走。

靠大路的一畦白菜已不見了。只留下些車輪痕兒和馬蹄跡。

再往裏走，有的白菜仍存在着，但只剩了禿的菜梆，和拖到地上的菜葉。嫩綠的菜心，圓的菜頭都不見了。只是靠邊角上有十幾棵沒有被削去菜頭，可是那全是比較細小的。

大皂向着這些被砍了頭的白菜呆了半晌，小根望着他父親的苦臉。大皂再看那被掘菜的土坑兒，削得很齊的禿梆兒。由四週看到近處，那隻拿着烟袋手慢慢的垂下去，鬆開來，把煙袋落到一棵沒有心葉的白菜上　小根也不知不覺的把筐撒了手，筐子落在那掘了白菜的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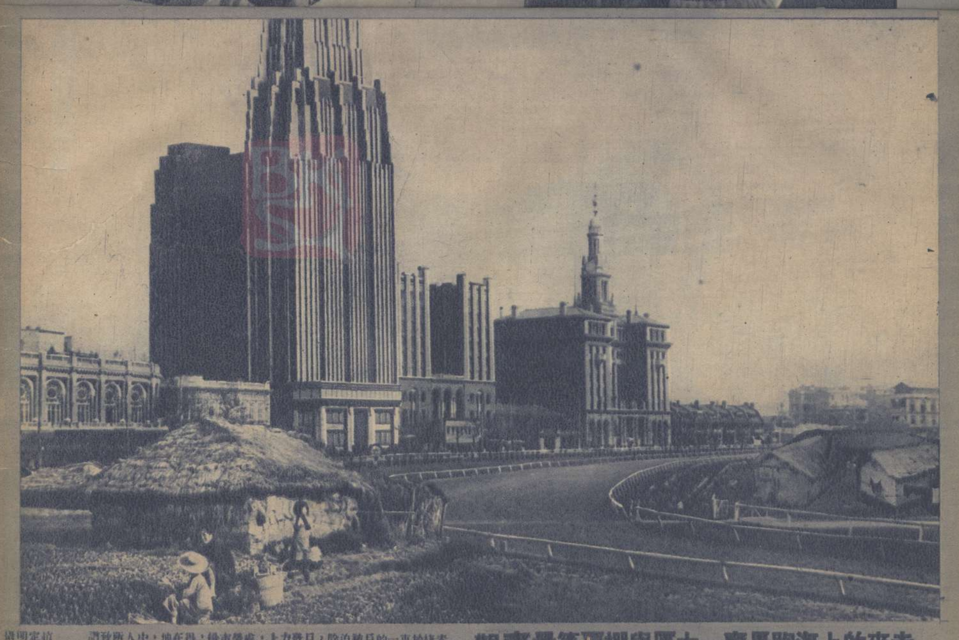
父子兩個筆直的立着，巨大的淚珠從大皂眼裏流出來，落在禿頭白菜上。



希脫拉君近影

加了皇冕的希脫拉大聲疾呼着：「我要殖民地呀！」

世界和平通訊社攝



未來的上海跑馬廳—「大廈與棚戶」等量齊觀

（按素昔棲集於滬東西一部的棚戶自被強迫拆除後，戶戶便發奮力趨上流，橫處繁華都市的份子，達得現在的地位，為中外人士所一致稱謂）

葉定明攝

五年來挫敵與後援的光榮史蹟

王孝英與殺敵最多的大刀

宋哲元將軍　王孝英女士

王孝英率領上海婦女勞軍團在遵化與喜峯口挫敵奏効的廿九軍軍長宋哲元合影（廿一年四月）

陳波兒女士　傅作義將軍

陳波兒率領上海平津婦女兒童前線慰勞團在綏遠百靈廟與戰勝利的卅五軍軍長傅作義合影（二十六年六月）

陳波兒與百靈廟勝利的馬

『二脚馬』歌



（按上海俗語稱人力車夫為『二脚馬』，明明是人而指為馬，不知是形容其能吃苦耐勞呢？還是因為他能跑得快？也或者是瞧不起他而當他是一頭畜牲，這要看用這稱呼的人他的心裏怎麼樣了。）

席與羣特攝



失業

(一)

胡考版畫

他失業了。因着不能再躭延在客地尋求他的職業，他只得回來了。鄉間的街衢在黎明的斜陽里是那麼靜寂，遠處的一兩聲悲悽的犬吠，似乎故意在增強他惆悵的心境。他思索着，希望他的歸途，拉得更長，甚至走不完。

失業

(二)



胡考版畫

爲了生活的厭倦，他變成一個酒的嗜飲者，他暴躁地憎恨着一切，以至鄰居們都當他是一匹野獸，他瘋狂地做着令人驚訝的事情。有時，他朗笑着，把自已的胳膊對着樹桿子碰撞，有時，當他的妻用譴責底口氣去規勸他，他便不由分說地把粗蠻底拳頭揮過去，而且咆哮着。



失業



(三)

胡考版畫

在艱苦中他也設法奮鬥過，可是，這是徒然的，環境對他是殘忍的。他站在遼闊的江岸，看着不定地翻滾着的水浪，他想着他的妻和子女，想着今後的遭遇，淚水從面頰上瀉下去跟濺起的水花是辨不出的。

（原稿九寸半長，七寸半闊，全五幅，下期續完。）

四海昇平

顯一寄自天津



冀東參觀團代表

「這次來到貴國，印象極佳，哈哈哈……！」

私生子：「貴國今後……？」

代表：「不，時間太倉促，鄙團還要到『滿洲國』去遊覽一下……」

私生子：「唔唔！」

通縣×軍野戰演習的側面觀

禮拜牛寄自北平



1 高麗棒子向商人說：早早預備好太陽旗吧，識點時務！

2 站着的那個：這輩王八旦換大刀的！

3 二十九軍的官長：兄弟們還得忍耐些，宋軍長還沒下命令。

4 老鳥：別往那邊飛，小心吃了槍彈！

5 母親：別出村，村外有日本鬼吃人。

6 甲倫兒：夜裏這樣不安靜，我們一些不得下手。

7 「老爺，我們的田都被踏平了！」「殷長官說，等種後賠你們種子。」

8 男的哭：有麼用，莊稼反正算完了。

9 乘客甲：怎麼？前面有匪劫車嗎？乘客乙：你是初次來通縣吧？此乃友邦軍士野戰演習！

實惠之至

李里寄自天津



××員：來，你們站好了，裝起飢餓的面孔來，讓我拍一張照，因為這樣闊公子小姐們才能感動呀！

災民們：老爺，像您這樣的人來的很多了，但怎麼沒有一個人可憐我們呢！?

盛極一時的四川救災

梁正宇寄自成都



（一）賑務委員長朱慶瀾氏和弘傘法師，攜款七十萬來川放賑。（二）財部派曹仲植專員來川視察災情。（三）成都各學校派出學生多人赴市上各熱鬧街頭向行人募捐。

（四）成都物展會會場內，置樂捐箱；本市各報則代收市民捐款。（五）各機關各團體，均捐一日之薪。（六）川康綏靖主任公署主辦賑災募捐遊藝大會，成都全市每戶挨捐遊藝入場券，每張法幣五角。（七）各慈善團開辦施粥廠。（八）應用災民，開闢公路。

通俗長篇漫畫

伊哥嫂的終身大事記

江則民寄自福州

(1)伊哥嫂改嫁阿福爲妻

(2)她丈夫出外謀生惜別依依

(3)不耐獨守空房就捲逃遠颺

(4)等阿福同來乃人財兩空

(5)她避風頭匿居鄉間

(6)但早懷身孕此時大腹便便

(7)臨盆生下一子活像阿福

(8)她有事進城

(9)路上乍遇大阿福

(10)兩人在街上嘈嘈鬧鬧

(11)雙雙即拉入公安局去

(12)警官判她由丈夫領回

(13)可是她絕不肯同去

(14)有勞警察押送回家

(15)她用消極對付方法不理家務

(16)大阿福抱孩之外又須燒飯

(17)更須洗一家衣服

(18)操勞過度便病倒床上

(19)她就趁上街購物又一去不同

(20)再托媒人替她擇嫁

(21)他扶病出尋一路東張西望

(22)疲乏不支了坐在一家門前

(23)鑼聲鏜鏜來個賣糖擔

(24)門開處跑出一個小孩來

(25)一看原來即是小阿福

(26)他抱住小孩大膽闖入門裏

(27)尋着了她硬要她回家

(28)媒婆見勢不對也就勸解一番

(29)但伊哥嫂無意於老家

(30)乘間與三姑六婆來往

(31)不時上菜館引朋呼類

(32)興高時即終夜不歸

(33)再過了一個流氓坯子

(34)便被他當作一筆賣買

(35)從此幹着迎新送舊生涯

(36)到人老珠黃不值錢時不罷也休

X黨在華北學府宣傳的種種

孔嘉

X黨在華北學府有着很深的基礎是不用諱言的，其最大的力量就是宣傳。

在過去的民族先鋒隊，原本是單純的愛國的團體，自從被幾個色彩濃厚的傢伙攫到手中之後，馬上變爲他們重要的機關。

他們有漂亮而動人的口號，如：

『打倒漢奸！』

『打回東三省去！』

『人民陣線！』

『聯合陣線！』

『不在我們團體裏的是漢奸！』（指同學們）

『不出去遊行是漢奸！』

在純潔無瑕的心靈中誰肯當漢奸呢？於是他們的羣衆多起來，就是十三四歲中學生，也被他們吸收進去做基本的黨員！

『走！咱們打漢奸去，不去的是小狗！』

『不去遊行的是漢奸！』

他們會說他們對方—如新學聯等—是漢奸，（他們認爲的仇人）於是：

『走，咱們打漢奸去，不去的是小狗！』黨員會自告奮勇去打仇人，好像東三省就是對方賣掉的一樣。於是同在一個學校裏，爲了主義（？）的不同，建築起一條壁壘鴻溝，一天到晚誰都在戒備着。

他們的報紙，傳單，宣言……會祕密地送給他們的羣衆，也會三更半夜裏神不知鬼不覺地送到對方的宿舍門口。

他們時常開什說祕密會議，但是，無論怎樣的祕密，都會被當局偵查到，馬上憲兵警察去保護，並沒有其他的舉動，只不過預防不出意外而已。因爲宋大刀雖然不歡喜他們，但是他們的人是多如過江之鯽，不管是不是盲人瞎馬，怎能天天捕人？只有太露骨的活動份子，被請去住幾天。

他們最活躍的時期要算去年的雙十二以後了，那一種眉飛色舞的表情，都會掛在他們的臉上，可是他們的宣言還說不主張刼持蔣委員長，西北的X黨的行動，與他們是不相干呢！

現在比較是銷聲匿跡了（？），但是潛伏的勢力還是不弱。（按：今年的『五四』運動紀念那天，發生了一次新舊學聯團結不成反而做出亂打一陣的流血慘劇！誰是民族的罪人？想今日賢明的民衆因爲歷來教訓之多，總不會不認識清楚的了！）不過據他們裏面很有地位的一位青年說：『幹了幾年了，還沒有見過「盧布」是什麼樣兒呢？』

三更半夜神不知鬼不覺地送到……

周宅

馬上用得着憲兵警察光降來保護。

旱災閒話

梁正宇寄



甲：你們求了七天七夜的雨，怎麼一點也沒有下呢？
乙：到了黃 吉日自然會下的。
甲：那天是黃道吉日呢？
乙：下雨那天就是黃道吉日。



女主人：今天旱飯菜也沒有，叫我怎樣吃得下飯呢？
男主人：（對僕人）怎樣今天菜弄得這樣壞，連肉也沒有？
僕人：昨天出的告示說老爺和張大人，他們聯名請縣長禁屠求雨，從今天起就禁屠了，所以沒有的。
男主人：好……，你去把家裏的隻雞殺了弄點醬汁雞來。

一個現成的故事

梁正宇寄自成都



（一）張家大公館在吃午飯的時候，張二少爺正下了辦公廳回來，坐在給他留下的位子上，便開口道：「今天報上有一種很可憐的事情你們看見吧？」「什麼可憐的事，大致又是一個女人失戀自殺了吧！」二少奶說：「不是不是，好！我談給你們聽，在……（二）四川蓬安復興場，有周姓者，夫婦年皆半百，有子四人。（三）以年歲荒旱之故，周某與其長子先後逃荒他去。（四）其婦在家，無法維生，遂將茅屋一部拆賣，但仍難維持四口之家。（五）未幾，次子即餓死。（六）母子三人，以飢餓所逼，竟將次子之屍烹而食之。（七）剩下之下截茅屋，偶又遭火，致第四子又葬身火窩。（八）母與二子於火後在灰中覓四子之屍亦食之。[illegible]（九）逾三日，母忽死，幼子竟再食其母。（十）你們說可憐不可憐。「得了得了，我聽你這件事，我添的飯，也吃不下了。」老頭子的小老婆說了就放下了筷子。接着三小姐也說：「眞討厭，一飯就談什麼人吃人哪！人吃屍哪！我也吃不下去了。」連着二少奶，四少爺都剩下飯，放下筷子走了。其實四少爺倒並不為了這個原因，因為每天纔是要剩大半碗的，後來老太太也放下了筷子說：「如今的年頭兒壞了，天老爺正在收拾一些濕東西哩！」（十一）等到大家吃完飯，娘婢來收拾的時候，看見桌上剩下了四個是半碗的白米飯，為了吃剩的關係，娘婢把它倒在阿花的食盆裏，阿花走來嗅了一嗅，便走開了，因為阿花是吃慣了牛肉的，白米飯是不合牠口味的。



災民左：我只希望天老爺下一點雨。
災民右：我希望樹皮草根吃不盡。
災民中：我希望這次給我們放賑的款專員不要吃我們的雷，便算是好的了！



男甲：他媽的，眞倒霉，我坐了汽車來的時候，經過那什麼野雞學校過着一羣黃毛丫頭攔着我的汽車，為災民募捐，為了我坐的是汽車，硬要出十元，眞不值。
女：叫你昨天給我買一件春季大衣，你都不肯。
男甲：對了！於其捐掉，不如添上幾十元替你做件大衣了！
男乙：媽的！我們薪水裏也扣去了什麼賑災捐，路上還有小鬼頭要買路錢，你看是不是要我的命！



男：怎麼你今天會吃半碗飯呢，是不是禁屠沒有肉吃，是不是？
女：不是，不是，我近來長得太胖了，醫生說要節吃些！

鐵路禁毒遺聞

滑厘

無人不知鐵路爲國營事業，在理禁毒當比一般機關爲嚴，乃事實適與理論相反。以上都是去今不久以前之事實報告：如販運因隨車服務員工得近水樓臺之便，自較他人爲易；吞吸則鐵路員工不歸地方官吏節制，更無烟民登記之煩。於是因利而販運，因販而自吸，因吸而再販；循環無已，幾至舉目皆是。當局者未嘗無聞，曾飭具五人連環保結，令互相檢舉。設五人中有一人嗜販，其餘四人同罪，禁令不謂不嚴。無如嗜販者與嗜販者同保，不嗜販者與不嗜販者同保，固仍無檢舉之事也。茲更縷述關於嗜毒販毒而發生的趣事數則如左：

蠻古氏遺民特性之一

×人：你們怎麼想起到我國來考查呢？

考查團員：是你們叫我們來的呀！

孔嘉寄自北平

各省當局厲行禁毒以山東爲嚴。

● 某路查票員有綽號「大元宵」者，販毒而與該省駐站憲兵不睦。某日，駐站憲兵偵知其隨某次車服務到濟，思藉搜查毒品以圖報復。不料「大元宵」消息靈通，未到濟先於××下車。車入濟站，憲兵蜂擁登車。同車行李司事胡某，販有「海洛英」若干，置行李車中。或諷其拋棄，胡某以憲兵目標在「大元宵」，泰然未理。及憲兵搜查無得，怒而更搜行李車，胡某竟因販毒而爲當局處死。

● ××公司圖包某路飯車時，不惜以巨萬之款運動某委員，其目的固全在販私。及既承包，爲敷衍公正隨車員司計，不收其飯費；即其請客作東，亦一概報効。某日，筆者因公乘車，飯後正擬照章給資，忽查票員×××攔阻，聲言由彼作東。筆者祗好領情，但飯車司事若有失望之色。異而詢諸他人，始知內中尙有如此一幕。惟隨車員司販毒者，則照付飯資，彼此不讓矣。

● 某路機務段長某，素有「鴉片」嗜好。竟委販毒者×××爲擦車工人，而並不到差。該段長日往吞雲吐霧，亦不再給資。其子某亦有「海洛英」毒癮。因父不給資，竟公然盜賣煤臺煤斤。守煤臺者，以於已有損，與之商定月給若干元，不再盜賣。近該段長與某站長同爲人控有嗜好，調局檢驗，知者咸爲之危。不料錢能通神，竟無事而歸。據某站長語人云：檢驗小便，可以他人之便替代，誠滑天下之大稽矣。

● 某路司機火夫販毒所得，每次盈利有達百元以外者。於是服裝麗都，舉止闊綽；息班時，儼然上流人物。尤以×××頭戴土耳其式黑羔皮帽，身穿皮大氅，爲當地軍警所注意。某日，筆者出差回段，適亦皮大氅，土耳其帽。下車後，步回公寓，忽爲特警所阻，聲言檢查。筆者即以所攜皮包令查，則又言須待班長會同辦理。時已正午，筆者枵腹立寒風中，頗覺不耐，幾與衝突。適班長已至，經工人說出筆者姓名時，班長聲明誤會，道歉而罷。

● 某路警務段長弓長後裔，有烟霞癖而待人殊傲。爲不洽者函控路局，因而調驗。故事：凡調驗者，只須不公然吞吸，住院若干日後，即作無癮復職；並不絕對禁止出外，或搜查衣履。該段長驗畢出院，因恨人控告，竟發狂言。不洽者乃再控路局，語侵檢驗醫師。二次調驗時，醫師禁其出外，該段長竟不聽而去，因是革職。與某機務段長相較，豈不有幸有不幸歟？

以上皆鐵路員工之事，今再略述非路員的乘車販毒方法：非路員乘車販毒，鐵路員工對之檢查必嚴。但奇峯突出，竟有雇用「某國浪人」保鏢之事。保鏢者何？販毒者出資雇一「浪人」，同行乘車；設遇檢查，由「浪人」出面吱唔是也。華北早成「浪人」樂園，鐵路員工無不長而罷。其販至××者，以××當局禁毒較嚴，則預約同黨在附近荒僻之地伺候。俟車駛過，經販毒者與之照面，「浪人」即從車窗擲出予之，百無一失。



蠻古氏遺民特性之二

視爲生死關頭！(打牌九)

翁鼎慶寄自天津



東方極樂世界圖

江則民寄自福州



南海艷名噪 妾身供蹂躪

廣州市西的茶樓，有這般的特殊樣色事件——「相妾」。化兩毫子便可喚一個女人，由那隨來的老媽子代解衫扣，隨客端詳論價，但這種客人十分之九，都是抱打棚主意，說聲不合，揮之使去就完，這樣事件不算祕密，而已成司空見慣了。

黃偉強寄自廣州

張文元寄自清江浦

做鬼也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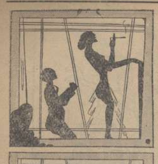
人與鬼結婚，在現代，當然不見得會時常發生的事實，可是普天下的男女，誰又眞正能跳出「金錢」與「禮教」的圈套？那麼像「抱牌位做親」一類殘酷的悲劇，無疑是隨處都有演出的可能，譬如……，一時也彎不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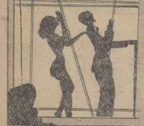
動員令下的一剎那



麥綠之寄自杭州

兩性摩登生活的面面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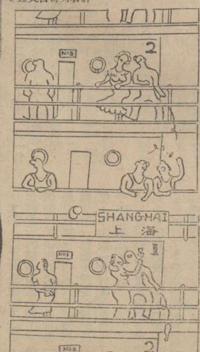
窗影戲
梁正宇寄自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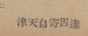


夫：親愛的！你為什麼老是要着高跟鞋？
妻：因為我想和你平等！
張鹿山寄自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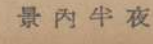


徹底的優待顧客
店員：我可以代客裝配，當面試用，概不取手續費的！
許若明寄自吳縣




心無二用的消遣
陸金城寄自漢口




夜半內景
逢因寄自天津







（本專號特約漫畫）

葉淺予作

蠢貨老三

郭維麟

蠢貨老三究竟蠢不蠢我不知道，不過人們都是這麼叫着他。假若阿Q還健在人間——其實確乎尙在人間——的話，則我的意思是覺得老三比阿Q聰敏得多。比方說購買航空公路建設奬劵吧，雖然每次落空，可是他從不灰心，依然埋頭苦買，據說二十五萬法幣不是一件小事，而俗話却說得有：「大器晚成」。能成大業發大財的人，好日子在後面，不是一天一時的事。偏偏這樣——也不限止這一樣，我們的老三便被稱呼爲蠢貨了；我替他抱屈，但我仍不免也跟着大家照樣叫他蠢貨。

上個月天氣很好，太陽照得怪熱的，我忽然想起那一大堆書箱里的書，應當翻出來晒一晒，免得被蠹魚們儘量在里面殖民，將來弄成了既成事實，難以長期抵抗。一方面翻出來晒，一方面也好趁此清理一次，於是便請了老三來幫忙，因爲他兩臂頗有縛鷄之力，而且又唸過不少書，做做幫手，大致很不錯。

頭一兩箱是廿四史，老三一眼看見了便揑住幾本，捨不得放手，說：「我最喜歡廿四史。古話說：「文宗左國史漢。」廿四史里面便有了史與漢，讀書做文章的人，豈可不讀？史記里面最好的莫過於貨殖列傳，那種生意經唸過了，眞用不着再進什麼商科學校，包會發財。漢書重詞藻，與史記的趣味不同，好文章要算司馬相如列傳，把戀愛與事業分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做得有那麼多好賦哩，班氏父子眞不愧是天才。」停了一停，猛然地又接着說：

「可惜得很，我本來有一部聚珍版的廿四史，可惜給火燒掉了。」

我沒有理會他，只是細細地查看書本里的蟲子；但他並不住嘴，當我翻出另一箱曾文正公全集時，他又拍着案叫起絕來：

「這尤其是不讀此書毋寧死的書了。尤其——尤其是這一本孟要，上中下三篇孟子的精華畢盡於斯了。文正公不但是位了不起的武將，而且有一肚皮的絕世才華。說起來又是可惜得很，我從前也有一部的，還是毛晉的汲古閣原版哩；不知被一位什麼親戚借去了，至今不見歸趙。」

這才怪啦。聚珍版的廿四史還說得過去，明朝的汲古閣，怎地刻出曾文正公全集來了？我不禁朝老三看一眼，對他喝道：

「蠢貨！瞎吹什麼牛皮？毛晉是明朝人呀。」

但他不服輸，白沫兒沾滿一嘴，楞着眼珠駁反着說：

「誰不知道毛晉是明朝人，明朝人難道連孟子要略都還不懂麼？孟子是周朝，夏商周稱之爲三代，比明朝不知要古幾萬年呢？」

要不然我便是蠢貨，險些被老三鬧糊塗了。諸如此類的地方，人都證明他是蠢貨，我却不以爲然，我以爲這正是他聰敏，他能够隨機應變，忙中能編得出道理。爲人應當這樣，我不但以爲老三聰敏，更覺得老三有領袖的天才。舉

王先生









凡一位握有「地客太多」的，「勞苦功高」，「全國景崇」，「感人甚深」的偉人，是應當有像老三這種辯才與認識的。惜乎老三不會當領袖，可也說不定，也許他這無正是時未來而運未至的當兒上，將來再投胎還有希望，而且很大。

晒書事小，領袖般的言論可受不了。上午太陽出山時開始，直到落霞與孤鶩齊飛時爲止，老三沒停過嘴，看見什麼書說什麼話，理論又來得特別高深，令人莫測。翻出詩，他談沈約，牽連到四聲八病以致於詩人的天才；翻出古文，他又由韓昌黎談到梁啓超，談笑生風，書箱上的灰塵，也被他吹得一乾二淨。可是第二天繼續工作時，却不敢再領教他來當助手了。

千萬別以爲老三是低三下四的人，他家從前住租界呢，至於是上海呢天津呢漢口呢，和英國地界，法國地界，東洋地界呢，倒無從攷證，誰也不知道。但老三未必是扯謊，他對於租界似乎很了解，而且懷念的利害，他常說：

「不用瞧着不平等條約遺個不好那個壞，不幸虧不平等條約哪兒找租界？租界又多麼够神氣？洋人多是第一宗，常同洋人混，可以學習些衞生習慣，免得傳染肺病。第二宗，巡捕全是高長大個兒，保護得周周到到。第三宗……第四宗多着哩，一百宗也說不完。總而言之，租界熱鬧，凡是大口岸，不靠租界便繁榮不起來，就繁榮也沒有秩序。從前我家住在租界上時，常拾起小石塊去釘中國地界的警察。那種病夫像，看了就令人生氣，不釘瞎他一隻眼睛便算客氣的，釘完了朝租界街口上一站，他敢怎麼樣？我是租界上的人！還有頂大的好處沒提嘞：你瞧，說聲張軍長同李司令意見不對，兩下一光火，給大炮洋鎗轟起來時，不住租界誰同你保險？咱們住租界，洋人每逢個把月二十來天到家里檢查一次，恐怕咱們藏得有歹人，或是軍火和鴉片、這個好哇！給他檢查可省得就多少心了，常來麻煩也值得。」

然而老三畢竟還是不再住在租界上，雖然現在租界還現成的擺着不少，可離此地太遠！老三想是想，就差着錢不能去；他也常說着：「老三有了錢一定還住租界」。天曉得他幾時再有錢呢？

我離開家還只五天，便有人捎信來，說是老三死了，叫我幫助少許棺木費。眞奇怪，該死的人滿坑滿谷，都活得肥猪也似的，幹嗎偏要老三送終？我覺得老三最不該死的理由是他沒有娶過老婆。三十四歲的人，光桿兒見閻王，來得够慘，越是顯得在人世間太不中用，伙伴兒也拉不上一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老三的爺——誰是的可弄不清楚——豈不是白養老三一場？自然旁的事小，連被叫作「蠢貨」，都無關宏旨，到閻王爺面前交賬時，敢情他爺不告他一陰狀，絕了蠢貨門中的香烟後代？

不過老三也有着對得起他爺的地方，他也會留過種。我記得：

當我第一次碰到老三時，是在一家招牌叫順興的粥店里；粥店不僅賣粥，也賣饅頭雜貨，不希奇麼？還賣鴉片烟。我同六大爺——不過是名叫六大爺，其實排起輩分來，却是我的堂孫。——

在粥店里喝荳腐漿，老三來了，六大爺指着說：「咯！那便是蠢貨。」於是我看了他一眼，於是他便一見如故地打起招呼來，於是他便在我們座兒上找個空兒坐下，於是我們眞地一見如故了。

起初我幷不知道順興也賣鴉片烟，是老三告訴我的，他請我里面去靠兩口。鴉片烟我知道沒什麼味，因爲我抽過，所以我有點不大想去，要嚓天就坐在外面嚓得啦，何必一定要躺着靠着呢？反是六大爺倒像餓狗嗅着肉骨頭味兒一般，提起鴉片就掛上勁兒了，荳腐漿還剩大半碗，不喝都可以，鴉片烟却非抽不行。兩個人說七說八，幾乎要對我動起手來，不由得我不去；也好，家鄉住了四五個月，倒不曉得粥店後幕有這門一台好戲，只算長見識，反正花錢不多，而且順興的老闆那副笑臉又怪逗人痛愛。里面是里面，却過於里面了。要走完一條小衖衕也似的走廊，通到一間小閣樓上，深藍棉布門簾兒，遮住一間沒有陽光的長廳，這便是吞雲吐霧的戰場。陽光雖在門外便止了步，不能進來，里面却有女招待，顯得春天味兒依然很重；於我發現了抽煙還不在乎，癮士之意，未必在煙，那些女招待都怪年青怪漂亮哩。想不到順興的老闆，那麼個突額角凸眼珠的矮鬼，肚皮里竟有這麼個一註好生意經。

由一位眼睛愛斜着瞟人的女招待——老三的介紹，說她叫阿唐，但她自己說是叫阿珍，管她，就叫阿珍吧。——的引導，我們便在僅餘的一張煙榻上靠下，一張榻只能躺兩個。老三同六大爺着實鬧蹩扭一般地推讓了一陣子，老三才歉愧良深地在我對面躺下，六大爺坐在他背後。

阿珍送來三壺茶，一碟兒白瓜子，又送來一盤生梨，幾只大蜜橘；把榻上原有的煙盤煙燈拿去換了乾淨而更漂亮的來；最後才拿來一盒煙膏兩隻長鎗。一縮腿，她坐在我背後了，熱辣辣地異性的溫度傳到我的大腿上，感覺到又舒服又難受。可便宜了六大爺，正和她對着面；我反而看不見她，其實也不，要不看見她，我怎麼知道她愛斜着眼睛瞟人呢？

眼望着一般煙客那種精神抖擻的情形，使我聯想到初期論語上的一張漫畫題名叫「中國財政之一線光明」的來，我以爲這種光明豈止一綫，簡直成千千累萬萬綫還不够形容。

三筒煙下喉，老三也不免聲勢立壯，坐起來讓六大爺去過癮，他却把發條上足似地同我談起來了。起先談煙鎗煙燈煙泡，後來他覺得我知道的幷不比他少，於是轉向而談女人。關於女人，我可不在行了；天理良心話，他談了足足三個半鐘頭，我沒有插一句嘴，他說：

「從前我家住租界，排場眞够大。也像這煙館一樣，滿屋子的用人全用女招待，不夾一個男人，從看門的門房一直到燒飯的廚房都是。但是我爺沒給我娶媳婦啦，我怎麼好意思不看中一兩個女用人呢？爺房里兩個老媽子年紀太大，我的念頭轉不到她們頭上去。找來找去，給我找到兩個，一個是二嫂房里的，一個是廚房何媽的女兒，名叫海燕，分做我的東西二宮。那時我家隔壁便開得有一家粥店，我本來每天早晨喝粥吃點心的，自從得了她們，便不再去了，因爲我『樂不思粥』矣。」

接着就談怎樣勾搭冬姑，怎樣調情海燕，微至床笫之間，巨至生男育女，我却懶得記載；反正由此可以證明他不致於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毛病便得啦。老實說哩，我是聽到後來漸漸漸地入睡了；但他最後說的一句實地表演的形容語句，我倒在睡夢中留了神，他一面說，一面端着阿珍的下巴角兒：

「冬姑長得挺美，和阿唐差不律」。

阿珍正閑着不大耐煩了，趁勢朝我身上一倒，於是我便醒了。

後來出煙館時，是我會的賬。他極盡客氣之能事地向我多謝，說：

「這個錢怎麼好意思要你出呢？」

而今老三是死了，生命尙未完全絕望，我知道他是決不致於放棄生命，死亡未到最後關頭，他也決不致於輕言死亡的；所以我相信順興的一席話很靠得住，他如果不曾在天涯海角下一脈血種，他決不致於撒手西歸。

是的，假如老三還活着的話，他要知道有人捎信來要我幫助他的棺木費，他一定要說：

「這個錢怎麼好意思要你出呢？」

短工（如此的一日生活）

聞俊森寄自天津



金瓶梅

第卅八圖　曹涵美畫

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下金蓮，要往廟上替她買珠子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妳休使她！有人說我縱容她，教你收了，倘成一對兒些漢子，百般指豬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她後邊做什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的？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她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道見秋菊不來，使春梅妳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的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裏等着哩，便罵道：賊奴才，娘要卸妳那腿哩！說妳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得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妳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新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裏蛔虫？春梅不忿她罵，說道：沒的扯毯談，主子不使了來，那個好來問妳要，有與沒，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住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是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有時道，沒時道，沒的把妳娘兒兩個別變了罷！於是氣很很走來，婦人見她臉氣得黃黃的，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妳問她，我去時還在廚房裏雌着，等她慢條廝禮兒纔和麪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妳怎的就不去了，到被那小院兒裏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走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了粥兒不吃，平白地生發起，要甚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裏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她去，人自恁和她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裏，只當吃人罵將來。西門慶聽了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裏，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剌骨，我使她來要餅，妳如何罵她？妳罵她奴才，妳如何不溺泡尿，把自已照照。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到廚房門外，孫雪娥對着來昭妻一丈青說道：妳看我今日悔氣，早是妳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她走將來，凶神也一般，大喓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地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看，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妳還說不欺負她，親耳朵聽見妳還罵她？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裏，兩淚悲流，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裏亂些什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裏春梅來，被爹聽見了，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她房裏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忙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往廟上去不題。

「三國演義」的演義
——民間故事之一

泰山老人

這裏所寫的，都是來自民間的東西。雖然有的全於事實相背的，但讀者要用着另一種眼光看來，却還比那些歌功頌德的官面文章來得有意思。雖然是傳奇的而是一種大膽的人製造出來的呢！

▲「冷」

關公爲了不願意吃眼前虧，所以在張遼的指引下，暫時歸降了曹操。他從土山上回到邳城裏見了二位皇嫂的時候，仍然板着面孔侃侃陳詞，頭頭是道的竟使二位皇嫂拿不清主意。但是女人的心裏，最重要的還是丈夫問題，固然劉備是位肺病型的書生，果然他已經發生了意外的話，這兩位年輕的皇嫂，怎麼能甘心把青春讓東風給吹跑了呢！所以當從邳城上車的時候，二皇嫂曾經肯切的告訴過關公：

「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像這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恐怕老早就在二位皇嫂的心眼裏作過怪的。在那種時代，女人能說出一頭子倒在關公懷裏來的傾心話，實在關公那種剛毅的個性和健壯的體格，不會不讓女人稱可的，尤其劉備那一副貪多嚼不爛癆病鬼臉和寒酸卑俗的性格，使兩位青春少婦過着不滿意的日子，像這次兄弟失散的機會，誰能不說是奇遇，誰能不說是巧合呢！所以兩位皇嫂雖然有些擔心着木已成舟的劉備，但也有些默會着近水樓台的關公。「三國志」載：

「……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

「曹操眞算是個聰明絕頂的傢伙啊！」只有二皇嫂纔會這樣稱贊他的。但是：

「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誰曉得關公的義海多麼深，兩節之濕還是探不到底的。

等到在曹營相處了一個時期之後，再也不能自制的二位皇嫂，從劉備消息杳然而終於失望的她們倆，便共同商議着出路的問題，遂成立了以互惠平等爲原則的祕密協定，讓關公來繼續着努力他大哥未成的使命。但關公却是位畏縮着輿論的人，「早早晚晚沒有不透風的牆。」他只會自言自語，他只得深夜失眠，失眠自然無聊，無聊的深夜不得不來硬啃「春秋」了。

從她倆成立了祕密協定以後，總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向關公追求，關公却由憂慮徬徨轉變爲食古不化了，此後連「三日一問安」的慣例，也有時候托故不到，二位可憐的皇嫂相依低訴着，又是想他，又是恨他，但是，女人的心，是堅決的相信着「英雄難過美人關」的老實話，反而更加自信的互相慰藉着再來找機會。

一天，從美女的竊竊私議裏，二皇嫂打聽到了一件關公很高興的事，據說曹操送來的一件新袍，已經穿在關公的身上。糜夫人是個喜於詞令的小尤物，便在這夜裏，以看新袍爲由的糜夫人，自個悄悄的蹣跚到關公的臥室裏來。關公爲了安慰着皇嫂的心，自然無中生有的談論着大哥的消息，皇嫂也心不在焉的假裝着很關心劉備似的　並且瞎扯着最近的病狀。冬夜漏長，閒話易多，皇嫂有些頭昏，猛的一倒，直向關公懷裏撲來，關公倉慌失措的便把她扶到床上去，他又驚又喜，他却又喜又驚！

「叔叔，我病了。你這屋裏我覺得冷得很呢！」

「冷嗎？蓋上被子。」關公自然明瞭「冷」的所指的。

「不！蓋上被子，還是冷的！」

「那麼，再加上我的紅袍」。難得瞧到的關公脫衣服的姿態，是比劉備英俊得多，她還是第一次的感覺。

「二弟啊！還是冷呢」！眼角烱爍着慾之火。

「還冷！好！外面椅子上還有張虎皮。」當關公戰抖着手蓋虎皮給她的時候，難道不敢看一看皇嫂的眼睛是渴的嗎！

「唉！二弟啊二弟！你怎麼城門裏進不去扁擔呢？」

「嫂嫂！大哥就會看到我們的啊！你……」這時候的關公有些茫茫然但又飄飄然的，終於給一股義氣衝散了眼前的桃色的雲。

「好冷的二弟！常言道：『舖得厚，蓋得厚，總是不如肉挨肉』。我我……你……」皇嫂聲音不能不顫慄起來。

「胡說！」關公的大紅臉，被仁義的筆又塗紅了一倍，莫明其妙的憤怒。

「好！你還冷！我有法子！周倉！周倉！」他忽然又覺得只有輿論是最可恨的！最可怕的！青春可惜不可惜，管他媽的！

「周倉！快把那把青龍偃月刀拿來，拿來給她壓上！」關公連吵帶嚷着，皇嫂早已從床上滾下來跪在地下了：

「叔叔！好叔叔！我不冷，眞的！一點也不冷了」！……

此後的二皇嫂　只有伴着淚相依爲命的苦熬了。

後來，日子也算快得很，關公過五關，斬六將，風塵跋涉，千辛萬苦，直到古城相會的時候，兩位夫人，纔又重逢了聊以自慰的劉備。劉備的疑慮，是自知人的心理，誰也相信美人是崇拜英雄的。爲了偵察曹營中英雄美人的故事，當關公疲倦在睡裏的時候，他把他的冠袍帶履偷了出來，再把黃臉塗成紅臉，於是那一個冒牌的關公，便徘徊在

「二弟啊！還是冷呢！」

『爬樹最高者爲大哥。』

二位夫人的窗外了！吊而浪蕩的如會故人似的態度，誰能再比得劉備扮演逼眞呢！在他們三兄弟之間。

二位皇嫂發現關公徘徊在窗的時候，意外的奇蹟，起初自然有些疑懼，但終於還是稱贊關公絕不是沒有情的人。時過境遷，物以罕爲貴的，到了這時候的二皇嫂，就不能不出口悶氣來報復一下了：

「那不是叔叔嗎？」

「不是叔叔，是二弟！」

「外面冷得很，二弟！爲什麼不屋裏來？」

「冷什麼！他不是有把刀蓋嗎！」

「刀是硬的！刀是涼的！」

「對！肉纔是軟的！肉纔是熱的呢！」

「現在可不知道曹營的事了，求他求不到」。

「直是放屁拉拳式，故意搭他媽臭架子！」

「二弟啊！後悔也來不及了。」

「回去吧！二弟！蓋着刀睡去吧。」

聽了兩位夫人的一段對話，假關公這纔得意的滿着八字步進去。從此以後，劉備更相信他的手段是絕對可以支配關公的了，所以那天晚上的日記上，劉備很得意的寫上了十五個大字：

「關雲長是亙古未有天下第一的傻瓜！」

▲「鷄和毛」

一天，關公無聊的在野外散步，忽然面前發現了一個黑臉大漢，此人便是周倉。周倉老早就聞名關公是位了不起的大將。武人相輕，他却還有些兒不服，遂大喝一聲要同關公見個高低！關公從眼角裏看着這漢子是位道地的傻子，遂約他到廟裏去講條件，條件是誰勝了便做敗了的主人。恰恰有隻雞從面前跑過，關公靈機一動，把鷄當做了他倆決鬥的工具，拔下一根鷄毛來比賽誰能丟得遠，周倉把全身的力氣都用在一根鷄毛上結果，毛在面前而鷄却隔着廟牆丟到野外去。周倉不敢再數鷄身上到底有多少毛，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便跪在關公的面前求饒。從此周倉便永遠的當了關公的刀架子，直到成了神仙了還是不敢辭職。

▲「大哥的來歷」

劉關張爲了建立一個封建團體，便商議着舉行一次儀式的結拜，討論到最後不能解決的便是大哥誰屬的問題。各人都是檢着最拿手的說，劉備主張「以年齡長者爲大哥」，關公主張「以武藝强者爲大哥」，張飛主張「以爬樹最高者爲大哥」。爭來爭去，還是用抽簽的方法先來決定「大哥」的主張。結果．抽中了「以爬樹最高者爲大哥」的主張，張飛已經在樹頂上勝利的大笑起來。關公剛爬到樹幹上，臉已經累得紅的像現在京劇化裝的臉譜那樣紅了，而且永遠就沒有再還原，劉備失意的落得在樹下發牢騷。

後來，桃園裏結拜的時候，無賴的劉備，忽然推翻前案，竟跨上了大哥的席位。老張當然要以爬樹來責斥於他，他却微笑着發出了使張飛不能回答的理由出來：

「樹是從根向上生還是從葉向下長？」滑頭的關公，無論「從上」「從下」總歸拿穩了第二把交椅，自然依附劉備的意見較安。張飛臨時竟被他倆個給欺住了，終於落了個老三，據說後來到「古城會」的時候，張飛所以臭駡紅頭降賊不給關公開城門，還是有些報復的觀念在作崇的，所以現在京劇的台詞裏張飛揚揚得意的說：

「一想俺老張，雖然粗魯，我粗中有細。我不上你的當了！」

舊劇中的現代化

張鹿山寄自杭州

酸素作用（汾河灣）

當薛仁貴回窯時瞥見男鞋，頓疑其夫人密絲王寶釧別有所戀，妒火中燒，不問情由，提劍欲斬，幸王小姐有急智，即以箕帚相對抗，并聲明鞋係其子丁山之物，仁貴始釋然。

中國無線電的發明——（烏盆計）

性感——（黑風帕）

『身穿一件纙婆的襖……扭扭捏，捏扭扭，扭扭捏捏扭住我的的心。』

旅行漫記

平滬路上

孔嘉

春天是戀人們的季節喲！我就在這新婚不久的當兒，竟辜負了這艷陽的春天合古老的危城，走啊，經不住這生活鞭子，把我趕上征人的道上。

火車頭在正陽門車站似傻小子似地怒吼着，新婦的眼眶潤濕了，接着豆大的淚珠掉下來，心酸！兒女如此情長，英雄能不氣短？氣短我不知說一句什麼話才可以止住她的眼淚。猶其是看着她那像扣着一口小鍋似地肚皮，更覺得有點黯然！

三等車廂裏的人是那末嘈雜，擁擠，汗臭……怪不得有錢的都不願坐三等，敢末討厭有這些缺點

車到天津上來了一位山東老頭，十足的商人氣味。

「到那去呀」？他問我呢：

「南京」。我也問他便知道他是回家到濟南去的。

「貴姓」他又問。「黃」！

「貴庚」，我一怔，繼而我覺得事屬平常，何必大驚小怪？

「廿四」！

「從什麼地方上車」？「北平」。

「住在北平」？「唔」……

「什麼地方」？「北新橋」。

「北新橋？」沒等我答腔，「我去過——什麼胡同？貴幹？到南京做什麼？兄弟有幾個？」（就是沒有問我有幾個孫子）沒有想到這麼一個乾巴老頭，這麼絮叨嘴子：我索興給他一個不理！彷彿他是對自己說的：

「合大臭一般大呢！」什麼話？

「喂！您剛才說什麼？」

「我說您合我的兒子是一般大呢」！

「什麼？」我瞪着眼想駡他兩句。

「不是的！」他看着我情形不對，連忙向我解釋：

「我只有大臭一個，前年到奉天去作生意，一直到現在沒回來，聽說就被鬼子們給害了，先生，您想我還有生路？這大年紀還得奔波，我今年六十八了……不瞞先生說：您長的還有點像大臭哩」！老眼裏還含着眼花。

啊！原來為此，我不免唐突了，我開始安慰他一番，我擔保可以他的大臭沒有這般的不幸，不久能回來的，他才破涕為笑了。但我真上那裏去找他的大臭呢？

車到濟南，天剛亮　老頭子下去了，對面長椅上，坐了兩個頭等忘國奴—韓國人—像兩個晒乾的窩窩頭，面目也可憎，令人不由地起着反感，一個長着許多雀斑，一個是有棱有角的面孔，戴着一頂打烏帽，他倆不顧一切而大聲地說着韓國話，驚醒了不少左右的旅客。我也是被他們驚醒的。

一個長着許多雀斑，一個是有稜有角的面孔，戴着一頂打烏帽。

車廂裏人太多，窒息的難受，同時韓國人的脚，順便擱在我的長椅上，其臭味更不可耐，為了顯示着我有禮貌，並不請他把脚放下去，只把車窗打開，頭伸出去呼吸些新鮮空氣。

早晨的景緻是美麗啊，那雄偉的山，連綿不斷地起伏着，山峯冒着白雲，橫斷了後面的山腰，山脚下的桃花開得是那末艷麗……欣賞着這幅大自然的圖畫，心中舒暢了許多，就也可忘了那兩個東西……！

「關下來」，那一個長雀斑的，操着不流利的中國話，厲聲地命令着我。我覺得是一種侮辱，立刻火冒八丈，怎麼這般的橫蠻無理？很想過去打他幾個耳光，但是繼而一想，一鬧起來，勢必鬧什麼亂子，說不定還得引起什麼交涉的。失了土地還能忍着，這點小侮辱算了吧，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聲不響地把車窗放下來。



嘩啦！子彈進了膛。

到了徐州，覺哥正在車站上昂着頭找我呢，我忙請他坐在我的傍邊，談了談瑣屑細事，覺哥忽然發現了對面的兩個晒乾的窩窩頭：「是日本人？」

「不是，韓國人—蠻橫極了」，我一肚子蠻氣沒處洩。

「這地方可比不得華北，我並不把他們放在心上。」覺哥說着伸手掏出一枝「勃郎寧」，黑亮的可愛。

「嘩啦」！子彈進了膛。

「昨天我就抓了一個偷繪地形的某國人……他媽的……」覺哥很得意地，玩着他的手槍。

「請問現在幾點鐘了？」長雀斑的開了腔，可是說得很和氣。

「差十分鐘開車」，覺哥又問：「你們到那兒去」？

「蚌埠」。隨手遞過一張護照來，原來是××會社派他們到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去「游歷」的，還有天津公安局的四方戳子呢。

「你們都會說日本話」？覺哥看他拿着一本「日の出」。

「會」。「你們國裏的人民從小就得讀日本文？」

他點了點頭，隨後說：

「沒有法子啊！沒有法子？這是什麼意思？

開車鈴響了，我又和覺哥道別了，如夢似烟的人間世未免太匆忙了。

車是一個勁地飛跑，像合誰比賽似地。那倆傢伙在叫火腿蛋炒飯，很客氣地讓我吃，我搖搖頭，趁勢我把那一雙並不香的脚，擱在他們的長椅上。



不算奇跡的奇跡

鷄鴉齋主集影



農田中演習的×軍馬隊，

向內地運輸私貨，

女多於男的工役

雅片館窗前的交易



小孩扮演的高蹺

受人歡迎的肉身燈

愛財若命的女盜

未屆成年的暗娼

號稱解放的友愛

認爲前途的追求

無家可歸的難民



你看！我們媽媽的時代。

都會享樂的女性開始活動了！

女子集團游泳的前後觀

魚樂藏影


少爺軍官——感到皮鞋的笨重
牛鼻子黃堯作
開玩笑
黃堯作
(一)人之初拖在手裏「幾個月時代」的他，就喜歡開玩笑，他哭的時候，只要你去呵呵他的癢，做做鬼臉給他瞧，人，慢慢的大起來，開的玩笑也慢慢的大起來了！
(二)拖鼻涕時代，
(三)出屁股時代，
(四)學堂裏立壁角時代，
(五)STUDENT 時代，
(六)GENTLEMAN 時代，
(七)OLD-MAN 時代，
(八)LAST時代，他說：我是進這只「魔術箱」去玩玩的。

當代學府菁華劄記

忌庭

拒絕求婚

有美籍華爾斯納女士執教某校，因考題特難，學生不及格者甚多。各生求其增加分數，不允。堅請之，乃憤然曰：『你們爲什麼屢次向我求婚(分)我既然不允，那你們就可以不必强求啦！』各生聞之，莫不匿笑。

銅綠是什麼顏色？

某校招考新生，常識試題有云：『銅綠是什麼顏色』？銅『綠』是什麼顏色？還用問！

電流妙解

某校化學教員，解釋電流二字云：『電是電，流是流，電流是電流。』

妙語連連

某甲胸无點墨，因鑽營有術，對某校長拍馬甚勤，故得榮任該校教員，學生聞之皆不滿意，反對者甚衆。某甲乃於登壇授課之日，高聲大叫曰：『我剛剛就職，你們就不贊我的成，反我的對，這不是準備打我的倒，取我的消嗎，眞眞是豈有這個此理。』

妙解大丈夫

河南省會學生軍訓隊，一日舉行大檢閱，檢閱官即省府主席商震。操演旣畢，檢閱官訓話，講至學生先勇往直前精神時，大聲曰：『走動起來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眼往前看……你們知道「大丈夫」是從何說起？就是因爲堂堂男兒走起路來，兩眼向前望一丈多地——此一丈大，所以才稱爲「大丈夫」啊！』

妙語雙關

某女校，有國文教授某，學問滿腹，惜口才不甚佳也。一日臨壇授課，對諸生曰：『我在上邊，你們在下邊，半年多啦，覺得肚里有點嗎沒有？』衆女弟子聞之，莫不面紅耳赤云。

紅樓夢難煞英雄

某地教育廳舉行第一屆畢業會考時，測驗題中有一則云：『情僧錄是否係高鶚所著？』高中部國語常識測驗題亦有一則云：『紅樓夢有若干男人？若干女人？及多少小孩？』空空道人却也多事，偏偏改名情僧，而把石頭記改作情僧錄；且大觀園裏的痴兒怨女們，可謂眞眞累死英雄也。

一誤再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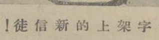
魯東某校，校長與體育主任在辦公室內閒談。校長曰：『現在巴拿馬正在開藝術展覽會。』體育主任聞之不解。校長重申曰：『這個巴拿馬……』體育主任聞之，大怒曰：『把你媽，把你媽，你小子爲何出口傷人？』校長知其誤解，乃以鼻嗤之曰：『不學无術！』主任辯曰：『本人曾跟馬良將軍跑過三年，怎麼沒學過武術？』校長聞之笑不可仰。

上午精神

濟市高中以上學校畢業生，在辛莊軍事教育團受訓時，有教官十八子某，一日對受訓學生訓話，謂：『你們都是青年，應當有尙武精神，現在雖然下午啦，但是還應有上午的精神。』

加判一月

又受訓時，規矩甚嚴，非上面所發



十字架上的新信徒！

翁傳慶作

大學生一到『星期日』的苦悶！

翁傳慶作

『怎麼「大光明」還不換新片子？』

『家裏的錢怎麼老不寄來？』

『露茜怎麼又病了？』

之書報，一律禁讀。某生被抄出周作人所著「自己的園地」一册，被罰坐反省院一月，罪狀爲閱讀「魯迅之書」。該生辯稱周作人爲魯迅之兄，並非魯迅，對方曰：『不管，兄弟總差不多。』該生又急申辯周作人並不左傾，對方拍案大怒曰：『你居然知道得這麼清楚，這還了得！』於是一月之外，再加判一月。

滿口妙語

有鄉紳王某，爲該縣中學校董，愛說新名詞，一日蒞校參觀，對諸生曰：『有空的時候，你們把所得的新思想，潮流過點來，我也發生發生！』

妙詩解頤

某校考試新生，考幾何學時，投考某生根本不知幾何爲何物，自然無從答起，爲避免白卷起見，乃題詩於卷上云：

『人生世上有幾何？何必苦苦學幾何，學了幾何有何用？不學幾何奈我何！』

這到是個問題

數學教授某，一日忽發妙論曰：『加法和乘法是沒有什麼分別的，譬如二加二是四，二乘二也是四。』某生問曰：『那麼一加一是二，一乘一怎麼還是一呢？三加三是六，三乘三怎麼是九呢？』教授點頭曰：『對啊！這到是個問題。』

撞鐘去了

一日，該教授爲學生講解一求僧數之問題，無論怎樣算，就是少一個和尚，急得面紅耳赤滿頭大汗，但結果仍少一僧。有某生曰：『老師不用算了，那個和尚一定是撞鐘去了！』聞者鬨堂。



美展出品的糾紛

審查委員甲：唐伯虎那幅山水決非真貨，可是你說爲了王主席所託出品的面子關係，祇得馬虎通過；那末徽太太的那軸『獅吼圖』不能陳列，豈無面子關係？

審查委員乙：的確，這件事情非常遺憾！

陶謀基作

前門水大後門出入

某女校，前門低窪，霪雨竟日，即成澤國。後門則曲折接近馬路，地勢較高，故每值天雨，該校女生即繞道由後門返校。校方恐新入校之學生不知，往返跋涉起見，即於正門貼一字條，大書：『前門水大，後門出入。』一時閧傳遠近，認爲絕大笑柄，倘在男校，恐无此種笑話矣。

英文妙解

英語教授張某，對教授法頗爲良好，且和靄可親，故人多歡迎之。某次授課，講文法至 He was you were 時，有某生不能讀其音，張先生遂笑曰：『你洗襪子的時候，不聞有臭味乎？』言時以手掩鼻，若身臨其境然。更曰：『洗襪子有味，He was you were……』

不止云。

誰家地球

某大學教授X先生，愛屬文，尤喜借用名句。爲本學校刊作發刊詞，其中妙語橫生，最奇者，結尾有仿駱賓王之名句云：『請看今日之宇宙，竟是誰家之地球？』

從大多數

某教授，教歷史无甚把握。某次問甲生漢平帝與漢明帝孰先孰後？甲曰漢平帝先於漢明帝，再問乙生則相反。某不知所從，反思得一妙策，將該疑問付諸全體學生表決，結果多數學生以爲漢明帝先於漢平帝，某亦將錯就錯含糊而罷。

未來的個人畫展會場陳列預測

聾子：手持「拍拉筒」，在對罵，在唱曲調，還是在吹些什麼？

近視眼：別慌，我用了最新式的望遠鏡，還看不清陳列在高頂上所畫的是些什麼？

陶謀基作

出氣

登台容易下台難



攝影



謝謝！



虎標頭痛粉

防痧辟疫
解暑除煩
夏令已臨
請多購備

虎標永安堂滬行
上海甯波路五九一至五九五號
電話九三一五九號

各處藥房什貨店煙兌店均兌


時代漫畫
長篇漫畫與小說專號
「五四運動」紀念
『你再跟他們和在一起鬧什麼運動，你
的獎學金從此就算完結！』
姚圖絲寄自北平